



舒中

手捧文字的光辉, 迎来大地复苏



特约编辑简介

舒中,男,1970年出生。现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滨州市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第三届齐鲁文化之星。作品入选《中国文学大系诗歌卷》《中国好文学·诗歌卷》《山东30年诗选》等。著有《大河于胸》《舒中诗选》合集《诗歌组》等多部。主编、参编书目有《董乡新咏》《滨州文化志》《中国诗歌·1970》《博兴文化大观》部分卷本等。

在张灯结彩的空闲或是喜眉笑眼的暇余,在回顾岁月的感叹或是展望未来的信心里,这片黄沙淤积的土地深处依然有着海洋的澎湃,空中流动的风不管来自何方,都朝向故土和心灵。只要我们侧耳倾听,从一粒种子一枚芽孢的窸窣有声,到河川冰层碎裂,山峦举起紫气东来的号令。所谓万象更新,就是从从头到脚,从草芥到万物的辞旧与新生。阵阵欣喜,丝丝隐痛,那是热爱生命赞美生活的人们手捧文字的光辉,迎来大地复苏。

在做特约编辑的一个月里,邂逅老友与新朋,期遇到许多饱含体温和心血的诗文。就像一块孤独的火石遇见了另一块火石,阅读的愉悦和心魂的对话岂止是撞击出了文字的火花,更是点亮了生命的火把,比除夕的礼花愈加灿烂,弥散在鲁北平原。王二冬是从无棣走向全国的青年诗人,一组《二手乡愁》所散出的对乡土的深情关怀,不仅让我们从青年游子身上看到,秉承的祖辈视土地村庄为命的执拗,升华为“被一口方言狠狠地拽出了骨头/斜插在生养我的土地”的利刃,大地都会铭记痛感的乡愁。我们更从青年一代“一个人可以没有熊熊大火/但至少有一丝温暖别人的火焰”的生命品质和人生境地看到了诗歌的耀眼之处,那也是我们明天的栖息之地。同样是客居京都,青年诗人张未量,我更愿意称呼他的另一个名字:海清。海清河晏,是我们世代追逐的梦幻。张海清从少年闯荡,到如今娶妻生子,生活可谓安稳、舒适“奔赴远方”,一个年轻人任由现实与梦幻交织,骨子里成长的诗意照耀,生命的意义就豁然开朗。天地亦回馈以同等的厚报,让他又一次体验感悟到情怀之美最真切,也是生命

里可遇不可求的相知:“山的绯红色的肌肤、隐约/透露了大自然的爱意/我多么想吮一下/她裸露的灵魄/树梢的风鸟/睡熟在我的眼窝里”。如果说王二冬和张海清的诗所呈现的是“宏观”的胸臆,那么本月的诗歌作品中,女诗人则以其“微观”的视角,感触到鲁北平原草木之心和个体生命在时代乃至自然中的成长与消磨,令人重新审视所谓生存之美,对生活自然多了一份创造的信心。牟海静的组诗《风过黄河口》:“我从古书里走出来/恰巧剪取芦花里一幅隐秘的图景/裹挟着大河源头的寒凉,在黄河滩落地生根”。大河源头的寒凉昭示着我们宿命里的哀歌,而在黄河滩落地生根的人们啊,还是由己及彼,内心的悲悯抵御着盐碱和风沙,繁衍着代代相传的苍凉与壮阔。牟海静这位以作品的灵动和抒情见长的诗人,“作为一缕清风,飘忽中,我看见了更为丰富的事物/记住了那些干净的阳光和俏丽的翎羽”。于海莹的笔下,静止中的流动,虚无里的充盈,看似随意截取的时间镜像,都像“初冬的清晨”一样,因其流溢的内心清冷,让人倍感人间烟火的暖意。“当灵魂抽离/轻曼的空气有了微微的颤栗”。诗歌所抵达的高度,让我们下意识抬起头。看看颤栗的空气中,是否有我们各自的红日冉冉照临大地。

本月投稿的诗人还有常增文、王翠、张恒、周维东、张孟真等朋友。他们文风不一、取舍各异,但诗歌的共同之处在于文字散发着体温,诗行流动着心血,真挚的情感就像正月的风,催使一切生命去懂得热爱和成长。可能和散文这种最“自由”的文体相关,本月散文来稿具有题材广泛、言之有物的特色,可谓俯仰皆成文章。生活的细微、民气的

朝暮都跃然纸上,让人手不释卷。赵兴国的散文《福饺子》透过热气腾腾的过年滋味,让我们品尝到了民间的习俗醇厚和浓浓的亲情。“孝自亲始,教民睦也”。我们的和谐社会,正是从每一个家庭开始,从每一份亲情开始,走向了报恩和美满。赵兴国的创作秉承着文以载道的传统,让“一丝幸福的笑容,如那漫天飞舞的烟花一般,绚烂。”本月里见到盖建红三篇来稿,都是她从繁冗的日常里淘出来的情感之金和人生体验。其中,《无花果》感人至深。无花果亦花亦树,在民间是常见的植物。它朴实无华,适应性强,甘美的果实向来为人所称道。在盖建红笔下,无花果树俨然就是我们亲情的憩园。爱吃无花果的姐姐走了,爱种无花果的母亲毅然伐掉了老树!然而,无花果树还是茂盛地长在散文里!作品面对亲情和死亡的直面表达,所传递给我们的乃是活着的人,担负着既往的追忆和开来的责任,把逝者人生一世的全部意义再次延展。范廷伟在《我的“渔民”朋友》中着意刻画垂钓、饮酒、识闲的“王哥”形象,这得益于他与“渔民”平易往来的品质,更是他人生境界和追求使然。本月还有许多让我记住的名字:冯秀荣、蔡银环、尚学、成键平、鲁勇丽、李学、高凤燕、兰叶蕙蕙、刘利军、郭同盛、张洪梅……从文字相识,从信仰相知,大家一道默默地写得更精彩,善莫大焉!

格律诗词理应是文学园地里的常青树。其源久矣,其流广矣!格律诗词流布着国风雅韵,连绵何止两千年。在时代的背景下,她愈发熠熠生辉,在平仄和韵脚的律动中,彰显出中国文学赋比兴的魅力,也成就着“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人生

咏叹。果仁华《麻大湖游感(新韵)》里说:“风戏层层芦荡绿,霞涂朵朵藕花红。”又说:“琼液未斟人已醉,诗心一瓣跳出胸。”此情此景此心,正是吾辈所求矣。来稿还有杨素云、王建新、赵梅红、张纪滨等,各有生百味,道不尽山河锦绣。

在鲜活的生命与激荡的心灵面前,任何评述都显得拙劣且苍白,不再赘述。一个月的编辑任务顺利交接,如果说我想对朋友们说点什么的话,在这里我想介绍平籍诗人寒烟。她用心血去写作,用良知和道德捍卫自身和文学的纯粹、高贵和尊严。为学为人,吾师矣!愿大家深读其诗其人,不单单对于文学创作,就是我们的生命和灵魂都会受到洗礼,而和这初春的大地一道复苏!

优秀作品推荐

- (大平原三十——三十四)
- 《二手乡愁》作者:王二冬
- 《风过黄河口》作者:牟海静
- 《奔赴远方》作者:张未量
- 《福饺子》作者:赵兴国
- 《静止的虚无》作者:于海棠
- 《我的“渔民”朋友》作者:范廷伟
- 《大美滨州乡村游》作者:果仁华
- 《站在黄河边上》作者:常增文
- 《无花果》作者:盖建红
- 《流浪狗灵魂》作者:鲁勇丽
- 《不显老的人》作者:李学
- 《活成一束光》作者:冯秀荣
- 《春天的印记》作者:王翠
- 《命运的河流》作者:董兵
- 《谁偷走了我们的年味》作者:蔡银环

牟海静

黄河口植物的浅唱

芦苇恣意地铺排壮年的精力
芦荻捧出一叶翠绿的热情,试探他的耐心
那沙啦啦的响动,是这寥阔天地中的私语
劈开洪荒的刀耕火种
怪柳花开,三春景色摇曳
罗布麻举出一星红韵,点亮无垠绿野的灯盏

我是一缕追随黄河的清风
五千里飘忽,跋涉,跌宕,奔跑
来到黄河口,我才知地广天阔
来到黄河口,我才意会滔滔孟夏,草木莽莽
许多人奔走了一辈子,竟醉倒在黄河口的
一丛芦苇中

一支芦花,抽出秋的讯息
一千支芦花,绑架水边的故事
我被十亿支芦花拖住手脚,至今走不出那
个白茫茫的梦幻

那个无言的黄昏,芦花的白让季风失序
水边的男子跌跌撞撞,前瞻,后望
从芦花中捕获姑娘的面影
夕阳为雪白的芦花渡上一层薄金
背光的影像,姑娘扭转过身,笑靥如花

我从古书里飘出来
恰巧剪取芦花里一幅隐秘的图景
裹挟着大河源头的寒凉,在黄河滩落地生根

我见过近海滩涂的火焰
一望无际的红,点燃了黄河口的整个秋天
大片大片的,一丛丛一簇簇的
匍匐地面抑或萦绕水边,烧灼了我的瞳仁

黄须菜,命里的咸与涩致在体内
把自己裹进炊烟,驱赶平日里的咸和涩
又用熊熊烈焰增添他们光阴里的暖

黄须菜襟袖一甩,就成了舒展的巨幅红毯
我在明丽的光艳中飞来飞去
想卷走一块,送给上游那个孤苦的孩子做
件冬衣

果仁华

大美滨州乡村游

麻大湖游感

乘舟踏浪伴歌行,云影天光共幕屏。
风戏层层芦荡绿,霞涂朵朵藕花红。
千顷碧波鱼跃,万里蓝空鸟鸣。
琼液未斟人已醉,诗心一瓣跳出胸。

咏鹤伴山

翩翩鹤舞伴名山,无限风光别有天。
如扣岭峰链泰岳,似帘瀑布汇清泉。
花漫春色诱诗圣,枫染秋妆醉画仙。
望远登高向前去,顶端自把白云拴。

咏海丰塔

高塔托云映远空,沧桑历尽势尤雄。
乐同碧海迎晨日,喜与礁石落落风。
仰首向天思揽月,俯身接地志搏风。
顶端未到心先满,几句吟诗已有声。

无花果

我家老屋的西窗下,有一棵无花果树。这是我唯一的一棵果树,因为,大姐喜欢吃无花果。无花果成熟的季节是大姐最高兴的日子。在这些日子里,大姐做完家务,来到娘家,帮娘洗洗刷刷之后,便站在屋门口,瞅树上的无花果。瞅见哪颗无花果熟透了,便去摘着吃。看她吃得满嘴都是红红黄黄的汁液,边吃边笑,笑得像个孩子。每到这时,娘总是笑,笑得脸上的皱纹也平整了许多,边笑边骂:“这闺女,真像!”

骂归骂,大姐不来的时候,娘有空也瞅无花果,瞅见哪颗熟了,便摘下哪颗,放在碗里。娘照例是不吃的。她说她不爱吃无花果。或许是娘疼大闺女,别的姐妹想吃,娘便说:“少吃个,给你大姐留着,你姐爱吃。”

2000年,娘家盖了新屋。原来的旧院子全平了。娘院里的树都没了。但,娘把那棵无花果树移了过来,还是栽在西窗下,因为,大姐喜欢吃无花果。或许是移栽的原因,这一年,无花果树长得稀稀疏疏,该结果的季节没有结果。这些日子,大姐做完自己的家务,来到娘家。帮娘洗洗刷刷之后,大姐还是站在门口瞅,但,一个果子也没有。大姐便像说了点什么。娘不说什么,只是频繁地给树浇水施肥。

这一年,大姐得了乳腺癌,住了院,做了手术,又出了院。娘的眼泪流了,头发白了许多,像染上了一层霜。大姐倒像没事似的,该说则说,该笑则笑,该干活

就干活。只是,来娘家的次数更多了。

第二年,无花果长势很好,大姐和娘欢喜得像捡了大元宝。无花果成熟的季节,树上结了大大小小的果子。大姐又像以前那样,帮娘干完家务后,站在门口瞅无花果,瞅见哪颗无花果熟透了,便去摘哪颗吃,吃得满嘴都是红红黄黄的汁液,边吃边笑,笑得像个孩子。娘见了,还是笑,边笑边说:“这闺女,真像!”说归说,娘只要有空,便站在门口瞅无花果,哪颗熟了摘那颗,放在碗里,娘照例是不吃的,这一点,我们都心知肚明。别人想吃,娘便说:“你们别吃了,留给你姐,你姐爱吃。”可能怕别人不好意思,便再补一句“无花果治你姐的病”。

盖建红

彭雨萱

童心不老 岁月如歌

第三年,无花果结得更多。大姐说,她吃了一百多颗。我们没吃,我们也不数,也不知道无花果结了多少颗。

新屋盖成的第三年春节,大姐的病犯了。年初九住了院,娘的心像被吊了起来,眼泪怎么擦也擦不干。元宵节刚过,大姐便随风顺风飘走了。娘并没有哭天抢地,她镇静地送走了大姐,然后大病一场,头发全白了,然后又打起精神替大姐照顾就要高考的孩子们。夏天到了,无花果树上结了大大小小的果子,约有150颗。眼看就要熟了,娘却叫人把树砍了。屋瓦不亮堂。

我再回家时,便再也看不见那棵无花果树了。

“日趋成熟”在18岁这个年纪日益膨胀。看似长大的我们,心里却依旧有着满天的繁星和森林中的城堡。那时,我们年幼,却灿烂如阳光;此刻,我们长大,却用“庞大”撑起孤独的寂寥。或许拼搏,或许颓然,甚至看惯人情冷暖,世事无常。但当一切浮华归于平静,你乱了,那份埋藏于深处的童心,又发出了芽,见了绿。

夏天到了,牧童尚小,那是我,独享最好;多梦季节,知音非少。童年,那段当时漫长,现在想来却过于短暂的懵懂时光,也许是人生中最难得可贵的幸福之源。那时的我们,无知无畏亦无忧,怕怕“风霜扑面干”也是甜甜的味道。当童年逝去,所有的伤痛、忧心与欢喜,都化作作连城的珍品,被你收藏在记忆的宝匣中。不经意间忆起他们,轻轻拭去那灰尘,小心翼翼地反复观赏,带来的不只是关于童年每分每秒的“老伙伴”,更把你拉回了记忆至深处。玩具就像是永不散落于天涯的“老伙伴”,陪伴着走过日月日落,春夏秋冬,见证着我们的成长。有它们的日子,总是充满欢喜,充满童趣。然而,他们还停留在原地,我们却渐渐变了模样。

物是人非总不休,在这喧嚣尘世中,早已遗失了那份真正的童心,也迷失了自我。当再忆起那永不复返的如数岁月,孤独感,失落感油然而生,爬上了心头。不,这更是一种空虚感。如同在繁华热闹散去后,寻找不到安宁与沉静。如同一座高楼大厦被零星星星挖去一个小小角,岌岌可危,趋于坠毁。放眼望去,那满载公主梦的城堡,在密林里渐渐褪色,模糊,淡去……

我们一路上匆匆地寻找着什么,却不停地丢失着什么……

在这似水的流年里,最动人的童年已远去,就像来不及说一声再见就消失不见的故人。但是撕去那层颜色,脱去脂肪,守住最初那份童趣,其实童年的路也还很长,很长。

愿大风吹,大风吹,吹走浮华与纷扰,吹走不安与尘嚣……

愿大风吹,大风吹,吹来沉静与安宁,吹来本心与童真……

我的“渔民”朋友

与朋友王存刚是同事,我在机关后勤单位工作,他早在车间担任组长,后来因为年龄原因退居二线,起先我们工作交集并不多,记不得从什么时候起,一来二去,竟然成了私交不错的朋友。

王哥是一个豪爽大气,仗义疏财之人,就像影视剧作品中那些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绿林好汉一样,膀大腰圆,膘肥体壮,浑身好似有使不完的洪荒之力,即使用不上说,但凡第一次与他见面,大家也不难猜得出王哥是个牙好胃口好吃么香的人物。他头发黑密,浓眉大眼,声音洪亮,说起话来有一种磁性,给人一种非常容易接近的感觉。

作为交往多年的老朋友加老大哥,我对王哥一直心怀好感,尊敬有加,从不和他开玩笑,这并非否认他不是性格开朗、敦厚实在的好人。就像王哥因为眼睛特别大的缘故,朝夕相处的同事送他一个“王大眼”的外号,更有甚者,面对面地喊他“一哥”“老幺”,没人见王哥与同事们恼怒过,急眼过。王哥“识闲”得很,或轻或重的几个玩笑,他像是一个笑口常开的大肚子“弥勒佛”,根本不放在心上,就和著名小品演员范伟在某个小品中所说的那样,面对着这些朋友、同事的打趣,他肯定是“微微一笑”,淡然而过。

王哥不仅在单位上,哪怕是在这个仅有几万人的小镇上,也是一个声名赫赫的人物,这缘于他在下班时间特别喜欢撒网打

鱼。他的足迹可以说遍布于黄河岸边、小清河畔,就连人迹罕至的沟沟叉叉与水渠野塘,同样能留下他探索的脚步。

因此,我在心底私下里给王哥起过一个不是外号的外号吧,就叫“渔民”。工作时间,他是工人;业余时间,他是“渔民”,每天二十四小时,除了睡觉时间,他的身份,就在“工人”与“渔民”之间自由转换。说王哥是一个“淡水鱼研究专家”毫不为过,但凡谈论起与鱼有关的知识,他总能侃侃而谈,滔滔不绝,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令在场之人无不屏息倾听,惟恐漏掉一个宝贵的字眼。事毕,便是掌声连连,赞声啧啧。

“兄弟,啥时候来咱镇上呀?昨天我刚逮的鲫鱼,纯野生的,给你炸炸吃。”隔不上十天半月,王哥另一个电话跟进过来:“昨天刚逮的大鲤鱼,刺少,做汤特别好。来不来?”王哥是个好人,他一辈子淡泊名利,无欲无求,家庭虽然几经重大变故,可他将这些琐事,烦事视若草芥,丢在脑后,我最欣赏的是他能悟彻红尘俗世,享受人生洒脱。

王哥喜酒,每逢去他家时,我都带几瓶好酒送他。而他和王嫂精心准备的几乎都是“全鱼宴”:小白条鱼上盘,大草鱼炸块,鱼籽炒鸡蛋,还有鱼肉丸子,在酒店难得一见的鲜鱼,王哥定然留着给我做成炸鲜鱼段,再将花鲢做成辣椒鱼头,当然,撒葱鲢子、红线炖子、泥鳅、白鲢、河虾、毛蟹等等自不可少,蚂蚱、金蝉都是王哥两

口子自己捉的。尤其是腮两边各长着一根硬刺的名唤“嘎丫”的鱼,他做出的鱼汤先撒上一层葱花,再洒上一层香菜,绝对比鲢鱼汤爽滑细腻,饮气养胃,滋味绵长,香气扑鼻。饮酒饮到乐处时,王哥便会脱掉上衣,挽起裤腿,点上一棵香烟,吞云吐雾起来,惬意悠闲,幸福满满,一副标准的“膀爷”模样。

王哥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无官一身轻,万岁老百姓”。他文化水平不是很高,却爱岗敬业,钻研技术,发扬工匠精神,在生产过程中,喜欢搞点小发明、小革新;业余时间潜心研究捕鱼技艺,公私分明。每逢业余时间,抑或节假日休息时候,朝霞、夕阳的光与影中,他优美的撒网姿势,定格成一幅温馨而浪漫的图画,只要想到这幅图画,我的心简直就要醉了。

王哥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王哥喜欢的是渔网捕鱼,而不是鱼竿钓鱼。他有各式各样的渔网,例如拽网、抄网、粘网、拉网、霸网等等,渔网根据网眼的大小不同,分为小网的一丁正眼、二丁正眼或者大网的二眼(网眼能盛两个手指头,以此类推)、三眼、四眼等。每当路过河渠水塘,看水面的波纹,他就知道是否有鱼,根据波纹的大小,他还能分辨出水下游动的究竟是何种鱼类。王哥似有一种常人并不具备的“特异功能”,看来,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各有各的道”这话还真是有一定的道理。

刚刚退休在家的王哥,已经有了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自己的这个爱好。我们分别居住于相聚六十里远的县城与小镇,日常接触并不多,即使接触,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对酒当歌,把酒赋诗。我羡慕的是王哥始终都是“平常一颗心,淡然一些事”的好心态,他知足常乐,心宽体胖,心性恬淡,活出真我。

古人曾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盛名多累,隐逸多适,在这个世风日下,金钱至上的功利化时代背景下,我们说王哥是参禅、悟道,或许有些言过其实、虚夸拔高,言工作之余也好,说修身养性也罢,肯愿像我的“渔民”朋友王哥这样,有健康的爱好,能摆正一种正确的心态,乐此不疲,乐而忘忧,有多少人向往这种澄澈的境界,然而又有有多少人能够抵达这种澄澈的境界?说实话,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如此这般心态的人并不是很多。



范廷伟